星期

第四五號

天笑主任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THE SUNDAY No. 45.

張文艷之男裝



峪雲山人贈



德京大學校　贈張寅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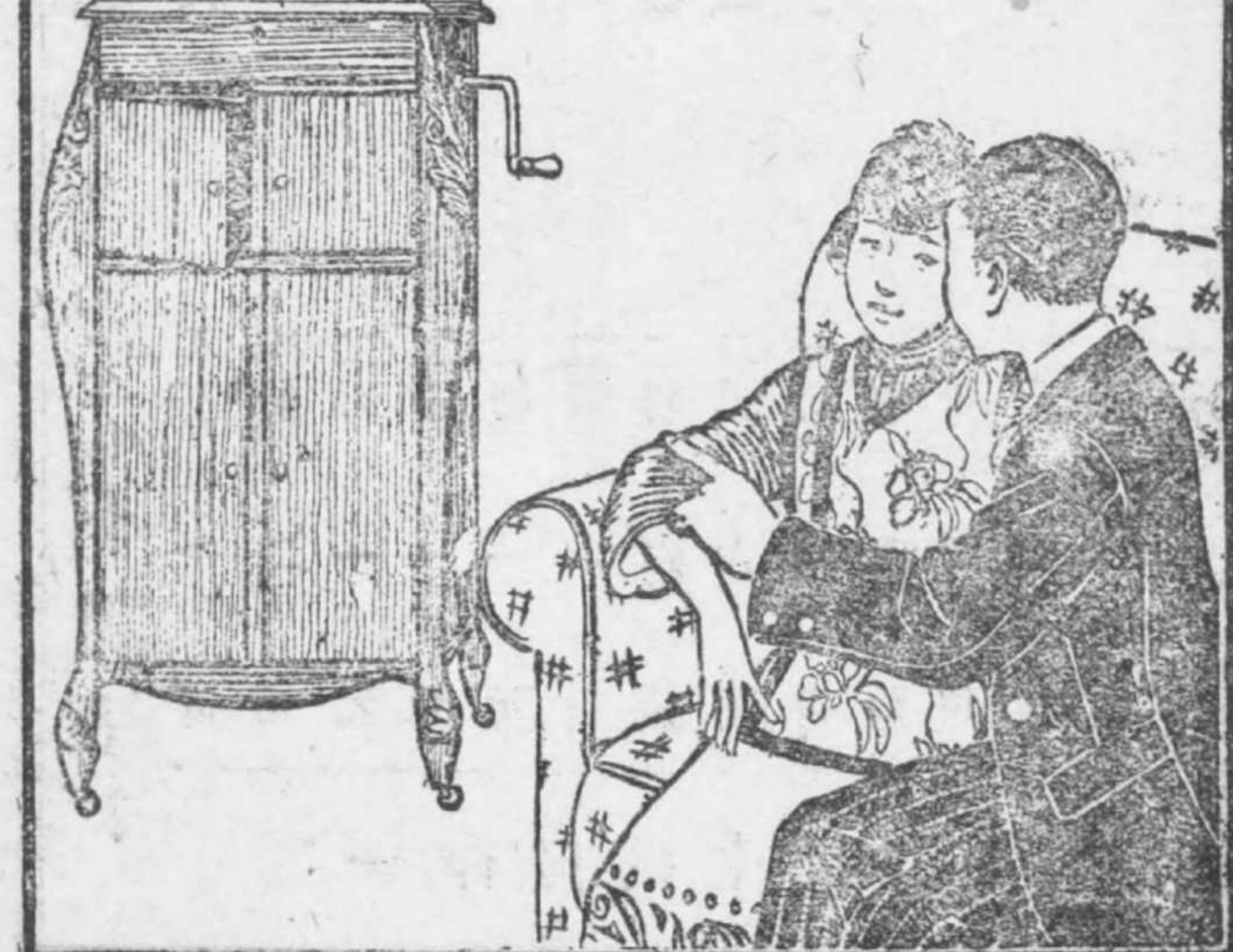
無上妙品

閨房靜好開百代公司留聲機
如琴如瑟愛起閨幃
公餘無事開百代公司留聲機
精神愉快色舞眉飛
親友宴會開百代公司留聲機
嘉賓歡聚樂而忘歸



百代公司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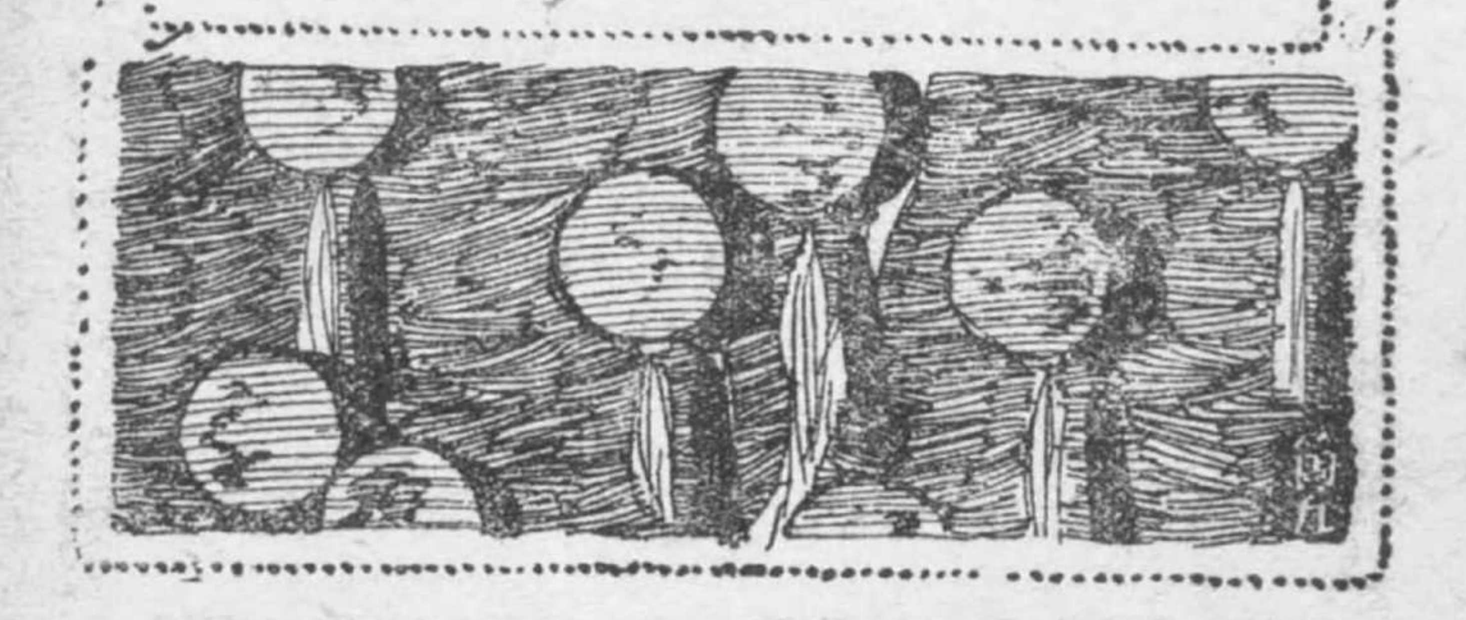


30—14


寶塔牌
TOWER
CIGARETTES
寶塔牌。真可寶。烟味香。烟色好。烟絲細而長。烟價真公道。更有一語告諸君。此是完全國貨造。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第四十五號目錄





教育家之妻

天笑

方家穀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忽然生了一場病足足進了醫院有三個月之多孤獨的悲哀可算到了極點了在病勢沈頓的時候倒也不覺得最難受的是病體漸漸到痊癒的路上走去便覺得一天一天寂寞得難過在這個當兒却有一個慰解他寂寞的人便是這裏醫院中一個看護婦一兩個月裏朝夕看護他陪伴他服事他方家穀是身居異國自然覺得沒有比這個人還親熱還懇摯的了人非木石孰能忘情方家穀的病是一天天的有希望了方家穀對於那看護婦的愛情也一天天的有進步了

這看護婦也曾進過中學堂普通的學問倒也差不多名字喚作春子也是日本一個士族方家穀在日本是習教育學的和春子兩情相繾就有白頭之約那時候日本女子嫁中國留學生的很多在方家穀之前已經有好幾排的日本女子跟了中國留學生到支那去了這裏面貴族家的令娘也有士族家的女子也有甚而至於下女的婦跟了去的也不少每一次留學生畢業回國到中國去的郵船上總有幾

匹駱駝式日本婦人夾在裏面到了中國有幾個得意的還要寫信給他的同學姊妹說到了中國怎樣的舒服都有奴婢侍奉不必自己操作又說丈夫怎樣的溫柔不似日本男子這般粗暴又說中國地方如何好玩房屋如何高大氣魄如何雄厚不比日本地方小模小樣又說在日本平民始終嫁一個平民到中國做了貴人之妻便可與貴族往來連日本在留的官商多瞧得起因此之故日本女子一傳十十傳百都要想嫁中國人

方家穀病愈出了醫院不到兩三個月春子也辭了醫院裏職務和方家穀結婚了這時候留學生娶日本女子爲妻不算一件事也有帶着回國的也有不

帶着回國的也不問家裏有妻子沒有妻子方家穀和這春子結婚仍在日本讀書到了畢業以後方纔一同回國要講春子的容貌其實還不到一個中人之姿好在方家穀是個教育家他與春子的結合完全是感情作用他常說在醫院裏春子待他如何的忠實要是沒有春子已經做異國的鬼了況且娶妻娶德不娶色我並不是豔羨他的姿色啊這些教育家的話人家也沒得說什麼

回國之後方家穀的家中薄有資財比了春子自己家中要好得幾倍雖然比不得回國最得意的留學生做到高官貴族可是方家穀幾年來在教育界卓卓有名也當了幾處校長薪俸不在少數縱不能像

那同學姊妹寫信回國來說得中國地方天上少有人間無雙可是有幾件的確是比日本舒服第一就是不必自己操作不必天天自己收拾屋子朝晨睡得遲一些兒儘無妨礙第二中國的丈夫容易制服一些確是沒有日本男人這般粗暴而且像方家穀又是個教育家他守着這個日本老婆外面也不出去作狹斜遊雖然他自己還有個中國老婆可是在日本太太的那裏日子多第三中國地方喫東西比日本考究得多別說中國菜比日本料理好喫便是種種糖果糕餅一切閒食之類也比日本好得多日本女子向來是被男子壓制慣的到了中國來一放縱了他們把在國內的勤懇的習慣全丟掉了把中國女子懶惰的惡風全沾染了所以日本女子嫁了中國人沒有一個不「貪喫懶做睏晏朝」的這也算是千篇一律的文章了

回國五六年以後也生了許多小孩子但是這位日本太太種種日本女子固有的惡習慣都發現了再到了中國來容納了中國女子許多惡習慣而且住在都會之地更容易放縱你想方家穀是個教育家眼睛裏如何看得慣從前有愛情的當兒視之爲第二生命一般到了如今愛情的電氣也退了一個老醜的異國婦人見了已經生厭又是一向縱容了的對於禮貌則傲慢對於經濟則需索方家穀真有不願再見他的意思因此三言兩語就勃谿起來常常

鬧得鄉里不安始而鬬口旣而鬬力家庭之內便時時起了中日之戰他的夫人短小精悍衝鋒的力量最大一個頭拳撞去把個教育界偉人方家穀頂在壁上回不過氣來

有一次菊花天氣霜螯正肥方家穀從蘇州回來攜了數十隻陽澄湖團臍大蟹正想歸遺細君作持螯對菊之舉不知怎樣的大破一聲兩方開火中日又接仗了那廚房裏的廚嫗還沒有知道正把一盤大蟹煮熟公子小姐又圍成一團大家正想喫蟹不知裏面方在作戰準備日本太太見了怒氣勃勃就提起一隻蟹來向方家穀面部打去恰恰打個正着方家穀也怒極了也就在盤中提起幾隻蟹來打過去日本太太逃至樓上方家穀便在樓窗裏將蟹丟進去一時碎甲滿天殘爪遍地這一次鄉里人家都稱之爲方先生家裏的「蟹戰」

光陰眞迅速啊方家穀回國轉瞬已十餘年了這時國內正鬧着五七運動抵制日貨的聲浪甚高尤其是學界中人呼聲最烈方家穀是敎育界聞人可是大家都知道他家中有一位日本太太因爲這個緣故一般學生界對於方家穀有一種「睨而視之」的態度但是方家穀難道就不與這次運動嗎在方家穀的心理本已憎厭這位日本太太恨不得在家庭中也高揭「抵制日貨」四個大字無奈一向取中日親善主義不但同種同文而且同衾同枕一時

怎麽翻得過臉來可是心中總以爲這是一個生平莫大之玷

誰知這位不掙氣的日本太太自己年近四十也早巳兒女成行却是不安於室又講起自由戀愛來了他們家裏貼鄰有一家米店這米店有個學生約在十七八歲的一個青年就和這位日本太太發生戀愛關係這一半也須怪方家穀不能有刑于之化因爲方家穀起初對於春子情愛甚熱現在漸漸的冷至零度以下他是一個異國女子怎能甘此寂寞并且日本女子性慾上比中國開放得多尤其是在中年危險的年齡內一個米店裏的學生當然聽其指揮不意那一天却被方家穀遇見了這一次中日戰爭可算是大決裂了

在酣戰中日本太太將方家穀一把鬍子扯去有數十根之多原來方家穀鬍子很長一向有美髯公之稱就是他自己也愛惜羽毛倘然撚斷一髭便要歎惜幾天如今被他一把扯去一綹數十根如何不恨他這時恨極了正要和日本太太拼命可是春子正要他恨又騰出手來再第二把扯他的鬍子方家穀被他扭住一時又避不開爲着正當防衛起見只得張開口向春子鼻上咬了一口咬破了半個鼻子春子一痛纔得放手方家穀纔一溜烟跑去

經此大決裂後中日兩方面不能不提出離緣又經許多友人的調停也沒有國際交涉也不曾訴諸法

律。還是憑着一個經濟上的問題解決了。從此以後。 日親善的話。方家毅對於抵制日貨的熱度愈高。也不肯再說中

▼女影 （孱花）

一

法國詩人苛洛伯羅氏以作神秘派之詩歌鳴於世。近羅氏以戲劇之感動人心。尤甚於詩歌。彼羅氏近數年來專心致志於戲劇。去年彼曾編有「人間與情慾」一劇出演於巴黎。鬨動一時。莫不允為世界之傑作。現羅氏被派為日本公使。赴任以來。對於日本戲劇精神。潛心研究。現編有女影一劇。能在極簡單中寫畫日本之風俗。且日本尙有之色彩純粹保存。預備略加修飾後不日將出演於帝國劇場，



無理由的理由

卓呆

大家曉得了殺死博士的凶手就是博士的忠僕鍾德生時博士的幾個遺族怎麼不驚呢夫人公子小姐等一同被一種說不出的恐怖與戰慄襲擊着你道什麼緣故實在因着何種動機纔會弄到實行幷且這善良的博士怎麼會做成受這災害的原因都是出於意料範圍之外啊這些人因爲着這災害毫無什麼可以發見的理由竟突然遭遇況且又極陰險極巧妙恰如成遂一種事業那麼用着綿密的計畫去實行着不是叫他們的恐怖更大了麼總之他們都很痛切的覺得人無論如何完全的善良完全的幸福什麼時候有禍殃來是說不定的此事不但徵諸博士是一種眞理就是徵諸凶手鍾德生也是眞理啊爲什麼呢從他們看來鍾德生與博士同也是善良幸福的所以博士的被殺倘使是偶然的禍殃那麼鍾德生的殺博士那念頭的發生在鍾德生頭腦中他們也只好當他是偶然的禍殃了

其時偵探奚某因着很淸楚的指紋立刻證明鍾德生的犯罪在博士被殺的書齋中當着遺族各人

的面前逼他招認時鍾德生口邊帶着微笑搔搔頭差不多現出一種無法可施的樣子來徐徐說道明白了麼那也沒法咧主人確是我殺的其時鍾德生那種態度鎮靜得絲毫沒有凶橫的神氣說也奇怪仍像平日一樣的正直還是一個忠僕啊他那言語舉動一點也不反叛那已往的鍾德生依然如此強要覓他異點時不過顏色比平常略爲靑一點他說當眞是我殺的諸位一定很吃驚罷我也並非發瘋是很淸淸楚楚的實行的請你們只管恨我好了他說時向夫人公子小姐等環視一下微微笑着其時他那靑靑的兩頰處女似的略有紅味他又道你們一定很疑惑不解我爲什麼無端要殺主人主人爲什麼會殺那有恩於我的主人在我就是有很明白的理由恐怕你們到底不能想像這理由罷不能想像本來是當然的事那公子開口道那麼你把理由快說出來公子問這一句話的語氣也被鍾德生的態度一牽引很奇妙的沈靜着這對於下人的話語氣也更比平日來得客氣鍾德生道你不問我自己也要說給你們聽的說着眼中現出哀求的神氣來又續着說這理由要說得你們很明白應當從什麼地方說起一時竟無從着手我却想將來總有時機要向你們說的不過這時機來得這麼早實在很意外竟還沒預備到可以很有秩序的陳述咧但是我不能不叫你們曉得我的

殺主人一言以蔽之實在是無理由中竟有理由主人不消說是個人格極好的人又是個幸福家庭的主人幷且與他人格相應他過着圓滿的生活主人周圍的人夫人公子小姐都像主人一般是些性質純潔善美的人也不獨是你們就是在此說話的我也是很受諸位擡舉很能侍奉諸位是個補助圓滿家庭空氣的人我也儘力想忠誠做事你們也很相信的那麼我為什麼殺主人呢什麼地方有殺的原因呢把他說起來主人的人格這麼圓滿主人的周圍這麼幸福這就是原因這一層應當先從我這一個人說明纔是……

……他說到這裏把話頭斷一斷很苦的深深吸氣一下說道究竟我……

……他忽然又生一種嚴肅之感聲音微顫又道究竟我從什麼時候起變成這種樣子連我自己也不明白在極早的從前已經很覺世間是個冷寂無味之物了我這麼一說你們或者要以為大約是境遇所使然也論不定不錯我在幼時就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了未到主人這裏來的以前很遭遇過些苦境所以或者說不定是受着這種影響的然而我以為這種厭世觀決不是從外界的事情來的我自己覺得這實在意外的根蒂很深在我那天生的性分中含着芽啊為什麼呢我的厭惡這世間並非為着自己的意志不能滿足實在是我的意志對於世上什麼東西都沒有發生着再說

得透些只因我覺得這世上沒有一樣眞的東西沒有一樣眞有愛他的價値之物樣樣都是虛無都是看得到他「底」的這一種心思在這二三年來便徐徐的變成了很困苦的常病將我的精神與肉體吃着咬着是的確是把我的肉體吃着咬着我也不但心中感覺身體上也很明白的感覺着所以你們見我不飲酒不近女色因着這個理由便當我一個品行方正的靑年這並非我有強的意志乃是我一點沒有意志的緣故這在我却是吃了好的東西也曉得他滋味好見了美麗女子也曉得伊好看的但是一回兒就想道什麼叫滋味好什麼叫好看於是又覺得耗了些勞力去吃好滋味的東西去接近好看的東西眞太沒意思太覺疲倦了這種物質的慾望且不去管他就是對於精神的事物也陷入了無感激的狀態咧那時的冷寂麼當到何等程度恐怕你們是想像不到的你們以爲我是個溫和柔順的靑年其實都是我無感激的結果啊沒有意志的我只是跟從你們的命令勞動着除此之外我竟沒有生活之法我想必須有你們在旁叫我身體動着纔是一個我的對抗者啊若是我沒有他人的意志來叫我勞動我便停滯在一處一動也不動就此會死也論不定的實在我到後來究竟自己活着死着也弄不明白咧有了什麼可笑的事情你們一見必定哈哈大笑我看了之

後却覺得不錯果然可笑的立刻又想道什麼可笑連笑也要有些疲勞咧不但如此更不應該的是我覺得笑着的人都很愚笨以爲這一點兒很無謂的事去笑他哭他佩服他算什麼道理呢到這麼一來人就完結了在這一個人人生一物僅不過是一個單調無味的存在罷了唉我爲了這應當咒咀的心思不知苦了好久啊若是我這心思單從厭世觀上來的那是還有哲學或宗教等手段咧無奈所困難的方纔說過了是唉住在我體質上的比厭世觀還要深一層我的厭世觀不過是從他生出來的結果罷了我屢次想過無論何人恐怕從理論上難斷定這世上有沒有眞的東西能什麼人也與我一樣冷靜的一想到笑咧哭咧世上的事結局總不過這一點兒到這時候也與我一般念頭了但是人類這件東西只消理論如此便可以有可笑的事就笑有可哭的事就哭的這是人情之常如此看來我不是一個人有了什麼欠缺之處麼我不是人類應有的感情沒有了麼不錯我沒有意志同時沒有感情我所有的就是冷冷的理性罷了於是跟着這理性便成世上當眞的既沒有善的東西又沒有惡的東西於是惡的東西也並非當眞是惡的東西了人類無論做什麼事也不要緊又無論不做什麼事也不要緊要想做時就是竊盜欺詐也並不以爲是惡事不想做時縮着手去躺

躺也好我以爲自己不想做便沒有什麼一點也不打緊的這麼想着人類眞是無情不幸了然而除此也沒有第二個想法我這念頭決不錯誤我這麼活下去在我自己可以說是最自然最正當的生活法了……唉當眞那時節的心地我至今也不能忘掉實在苦極在那些能够信神信善信道德的人那時正當生活同時便成幸福生活或者可以很安心的生活着但是我的情形竟不行在我那正當生活便是不幸的意識又是不安的源泉若是說我不像人類的行爲那我到底是人類自己也覺恐怖也覺戰慄的照我想來眞理是不錯的人類一定錯誤着能人類這一件事實是最惡的事那竊盜殺人還比他是善事是幸福啊總之我很想做人我很想做可哭可笑可怒可恨的人我很想有眞的感情……其時公子又問道那麼你心裏想起什麼來要殺人呢他答道是的不曉得這麼說着對不對實在這很複雜的心地難說得很我不能單單把「心裏要想做什麼一件事就殺人了」來說明的現在要請你們想想我這麼孤獨冷寂的活着你們自身是怎麼樣在那裏度日你們是主人夫人公子小姐一個人也不明白我的心裏是怎麼苦着本來你們也無從明白不明白也是應當的事對啊我覺得實在不錯然而你們非但不明白幷且自己竟非常滿足幸福的度日着一看你們

的樣子就容易深信「人只消信神奉道德決不會不幸的」一句話了不過我一見你們更把我孤獨之感加深更痛切的覺得自己不幸了這是你們完全不懂的自己的幸福會叫他人受累那眞是夢中也想不到的恐怕反以爲自己可以使他人幸福咧於是只是浸在和氣藹藹的家庭空氣中我並不羨慕你們但是我覺得這實在是你們把偶然的幸福當做必然之報酬以爲自己非這麽不可了此時我覺不能不用反感來看着爲什麽呢照我說來你們並不是什麽應有的幸福我也並不是什麽應有的不幸你們是用正當生活信仰生活的旺盛意志和情熱在那裏活着然而這也不是你們努力的結果這麽的活着一點沒有什麽必然之勢你們現在是生成這種人類了但是若不如此那就更好倘使生成了我這麽一個人也是沒法啊所以我以爲沒有什麽不能不如此的話你們的幸福全是偶然的幸福那知你們從主人起一個人也沒有反省的樣子反以爲這樣很好這是應當的事我也不想來奪取你們的幸福就是要奪取既不能重行投胎奪取也無用的不過你們照着自己所標榜無論在何處將人生正確觀察打算用眞理與正義來活命那麽就承認一次自己是偶然的好運也行啊於是對我那種不運的人有一句安慰的話也很應當啊若說「實在我們比着你覺

得好得多這是命運無法可施的心裏很抱歉你也看破些罷」向我這麼一客氣也是你們自己歡樂着享受那幸福的禮儀啊這不是當眞的正道麼眞只有一兩句話啊沒有這安慰我便非常冷淑了不過叫你們曉得了我的不運也是沒法就是要使你們曉得也沒有通知的方法所以總之把「沒法」二字一句話說完了越是沒法以爲沒法越是覺得沒有遣悶之法總也沒法恨也沒法怪你們觀察力薄弱也沒法無論做什麼結果的高低總是瞧侍見「底」的這一點兒我決沒有攻擊你們的勇氣和醉與然而因此更苦安靜的坐着便覺氣息也要閉塞咧：

……於是我的殺死主人不外乎說是這很苦的念頭積聚得很重複的結果罷了我起初並不想殺人以爲殺一個人結果的高低還不是瞧得見的這麼一點兒麼

然而覺得殺死主人是許多事情裏頭最榮幸的事啊爲什麼呢主人是你們幾位裏頭最幸福圓滿的人你們的幸福把主人的存在當中心的主人一不在你們也一定不幸些能這麼一來可以叫你們會悟已往的幸福是偶然了麼你們能够會悟卻也沒有什麼大意義不過我以爲決計不是惡事比不會悟好得多至少也是把正當的人生觀敎給你們啊這在我那一向的不公平也可以除去些

了還可以矯正些運命的殘缺我是這麼樣的想着本來世上也不

獨你們運命更好的還很多很多咧何必一定要尊着這位主人呢但是主人在我最近的地方我是個懶惰的人那裏肯到遠處去活動呢總之恰是在我眼睛看得見的地方這處是主人的災難也是我的災難這麼說來似乎像隨隨便便其實事確實是如此的我所做的事與其說是意志的勞動還是來這麼解釋罷像水自然流着一般旁邊有了低的地方就流往那邊去了……其時偵探用很銳利的口氣插嘴道你還要這麼說麼你預先定着非常綿密的計畫無論何人看來都不像是誤殺你很用着陰險手段來實行的還說沒有意志麼鍾德生道不錯你的話很對……他說時更現出得意的樣子來說道我確是用非常綿密的計畫想了些陰險手段然而這不是先有要實行他的意志的我起初並不想實行只是把空想來樂着像我這種人本來實行很不容易空想是什麼事情也能夠的實在沒有這空想真叫我不知怎麼樣的過這孤獨的時刻咧從你們想來以爲要有了實行的意志纔去計畫的我是大概把空想可以滿足了並非要實行纔有空想因着要空想纔有空想只是描着空想纔能慰安不過這空想愈帶着實行性事實上愈多感興因此我的計畫在頭腦中想到很綿密的地方去了我心裏經驗宛如實行時那麼的光景一一映在目前於是在平日單單這一點

兒就完了不料這天空想太近了眞實當眞要想實行咧被空想一牽引糊糊塗塗的做去了像我這種人空想與實行之間覺得向來並沒有很大的距離的空想一積着忽然就實行了實行一積着不知不覺的變成空想了這種事情時常有的「糊糊塗塗的做去了」乃是最正直的一種招認不過我的空想中指紋一事竟沒有想到空想與實行的不同就是這一點我的空想若再精密些注意到了指紋恐怕一一都能照我的意思做了我的罪就可以永不發見的完了就是發見也沒有什麼不好但是要我受肉體的苦痛用什麼刑罰那我很不佩服……

一回兒鍾德生就被偵探帶去他走出書齋時說一聲再見又微微笑着對大家一瞧道早知如此何不就單單空想着呢這麼看來我究竟總是個不幸的人啊





神奇的化學

徐哲身

德國的科學發明得最快研究的又很多日新月盛那駭目驚心令人稱奇不置的眞個層出不窮現在獨執全世界的牛耳是爲一般學者所公認的一千九百十二年聖誕節前一天正是柏林考克拿大學理化專門科那一般學生們卒業贈學位的日期優等第一的却是一個紅粉女郎這女郎是日本赫赫有名文部省大臣池永下一侯爵的掌上珠名字叫做菊子第二名就是菊子的胞兄池永太郎把那一般來賓眞看得異口同聲沒有一個不稱羡都說留學的何止十幾國人數不下一二千竟被他們兄妹兩個占了前茅豈非異事他們兄妹兩個也不流連風景領了文憑後便束裝起程到了家裏侯爵夫婦看見兒女學成回來不但顯揚家門把日本國地位也增高了不少這一喜非同小可當夜就開了一個跳舞會算是歡迎他們兄妹兩個的意思這一夜來赴會的都是全國有名的大家閨秀富室兒郎人才濟濟可稱得數一數二的盛會侯爵夫婦却在跳舞的時候看中了一個青年的學士一個金髮的妙娘

要替他那一對兒女提親男的是柏田三郎他父親曾經出使各國現在功成身退息影田園家裏富有要算日本第一女的是一個美國名士現當日本國華日報記者潑納而夫的妹子這兩個的才貌性情行爲氣概都與太郎菊子兩個不相上下太郎菊子心裏很是滿意不久就男婚女嫁辦了喜事太郎等到蜜月之後攜了新婚妻子到各處旅行了幾個月回來便開了一家極大極大的公司叫做御品把他平日研究所得的化學成績一樣樣的發明出來最希奇的是用蚌殼研了粉和上他自己製造出來的爍司兮藥水搓成爲丸隨意大小便成了最上等的珍珠顏色分量簡直與眞的一般就是最有眼力的珠寶商人來看也不能說他是假的一樣是用煤質研了粉和上他自己製造出來的猗猳藥水可以做成極大的鑽石光彩奪人難分眞假其餘的是甚麼化鐵爲金化沙爲玉化土爲銅化鋼爲酒一時也不能類舉還有奇奇怪怪用化學作用做出來的事情令人莫測東京一般人士簡直說他是神仙下降佛法無邊太郎名字連外國也欽佩得了不得他妹子菊子自從嫁了柏田三郎夫婦伉儷自不必說每日除了公婆面前定省以外便在一間秘密室裏研究他的化學功夫不但各處跳舞宴會裏沒有他的蹤跡連他娘家也不甚歸省東京城裏差不多把一個德國考第一的理化女學士菊子幾乎忘記同他對

哥太郎恰成了一個反比例他的公婆有一天笑對他媳婦菊子說道你的學問本來勝過你的令兄你到我家來又專心致意的研究了兩三年你如果也去開一家公司豈不一鳴驚人就是你們令兄的功業名譽一定被你這個女學士壓倒元白他丈夫柏田三郎也說道吾愛若到社會上去與你們令兄競爭你們令兄一定退避三舍菊子答道我這兩年裏頭研究所心得的不但我哥哥學理上不懂得恐怕全地球上的人還沒有發明過呢若論道德是今人不及古人若論科學古人萬萬不及今人研究學理的人不要說心裏存不得金錢思想就是存了名譽思想於研究上也極有阻礙的他們正在說話的時候不曉得一隻雞怎麼被那隻獵犬咬去了一隻脚菊子見了便拿柴草紮成一隻鷄脚到他的秘室裏拿了一瓶藥粉把那草脚塗了一塗裝在那鷄腿上頃刻之間與生成的一般竟分不出那一隻是眞的那一隻是方才續上去的合家大爲驚異又有一天柏田無意中把一個古瓶打碎了這個古瓶是他們傳家之寶恐怕父母責備愁急得幾乎發瘋菊子道毋庸着急看我還你一個古瓶便在地下把碎片一塊塊的拾了起來又把一個新磁的花瓶故意敲破把自製就的化學水洗了一陣沒有半天竟變了兩隻古瓶便把一隻藏在原處一隻帶回秘密室而去把個柏田樂得胡帝胡天趕忙捧住了菊子的粉頰

懇懇切切的接了幾個吻便出門赴菊池伯爵家的跳舞會去了到了那裏正要進去的時候只見他內兄太郎同了舅嫂也來赴會三個人互相道了晚安遂一同入內主人已迎了出來周旋未了跳舞已是開場不一刻便如花蝴蝶的一對一對舞了起來珠花鬢影極一時之盛舞罷入席柏田又與太郎夫婦同坐太郎妻子看見柏田手上帶的一隻貓兒眼戒指金光照人閃爍奪目與自己手上那隻大鑽石戒指比較起來簡直同月光照螢火一樣羨慕非凡便悄悄的對太郎道柏田的那隻貓兒眼戒指你叫他讓給我肯不肯太郎便問柏田道你這隻戒指甚麼價錢買的你舅嫂看中了你肯割愛嗎柏田答道這件東西是我祖傳之物莧侯爵曾經出我一百萬鎊舅嫂歡喜的東西拿去就是何必說價不過這件東西關於祖傳不能奉贈明天到我家裏去看如有別樣合意的東西儘可以拿去太郎見柏田不肯悄悄的對妻子道明天我馬上替你照式照樣的用化學藥水弄一隻極容易的妻子道那是假的我心裏總不愜意太郎道那就沒有法子了忽然又道你不要著急我自有道理便對柏田道我要託你編一部化學書書裏的意思是地球上人類一日不絕化學的進境一日不止將來全世界除了化學之外別樣的科學簡直不能存在舍妹菊子的化學功夫是儘憑理想的那裏及得我能夠樣樣實驗呢柏田是個文

學家對於這個却是門外漢答道我明天准到你公司裏去雖是外行好在可以依口代書的太郎又道你准定來愈早愈妙萬萬不可悞事說罷彼此分道揚鑣各回住宅第二天一早梳洗了正要赴昨日之約菊子聽見他丈夫昨夜回來所說的一番話今天忽發雅興也要同去看看他的哥哥近來被社會上一般人推尊得了不得到底是怎樣的進步柏田聽了分外有興夫妻兩個便向御品公司而來太郎自與他妹夫柏田約了之後這天特爲起了一個大早等他妹夫好供他的化學實驗正在很盼望的時候看見柏田走了進來心中大喜忽又看見他妹子菊子跟在後面面上頓然改色又露出很懊惱的樣子菊子是與乃兄久違的了見面自然有一番談化學的話太郎却是無精打彩的弄得所問非所答菊子談了半天覺得很爲乏味便先自走了剩他男人一個人在這裏第二天一早太郎打發人來請柏田到公司裏去菊子聽了大驚道昨天少主人沒有回來我還以爲住在你們公司裏怎麼說是昨天回來的這樣的說來他到那裏去了呢你且回去等他回來我馬上叫他就去那人去後菊子等到晚上還沒有見回來心裏方才有點奇怪起來第二天天才一亮便到他哥哥的公司裏太郎見了妹子菊子進來不覺大驚面上故意裝出很鎮定的樣子說道柏田這個人眞是奇怪我約他編書正是很忙的時候他這

位老先生第二天就不來了菊子也不答他哥哥的話站在那裏把鼻孔四面的臨空亂嗅彷彿已經聞著了一種氣味在那裏很注意而上已露出了驚慌的顏色來太郎見他妹子這般情形便道我同你到家裏去看你嫂子去罷他正要問你討東西呢他妹子聽了仍不答應把他的鼻孔依然一嗅一嗅的直奔太郎那一間秘密室而來太郎只得跟了進來說道那裏沒有人不必進去菊子推門入內便伏在地上仍是四處嗅個不了嗅到那書桌邊右邊的一把椅子底下這個時候太郎便想往外逃走菊子怒目而視道哥哥不必逃走任你走得快妹子也能够趕化學的精神把你鎖住說時把手上的藥粉直灑太郎太郎果然像釘住了的一般不能越雷池一步菊子就在室內打了一個電話請他公婆快到這裏來又打電話與他婢女梅姑把秘密室裏名叫耶司兮的一瓶藥粉帶來不一刻他公婆同梅姑都到了見太郎矗立不動像個受了催眠術的一般急問媳婦菊子是甚麼緣故菊子哭道還要問他做甚他是最很毒的已經把你兒子用對司痾多多藥水把屍體都化了他兩老夫婦聽了這話只嚇得滿身發戰便去與太郎拚命菊子又道這也不必幸喜媳婦對於化學比我那個黑心哥哥略高一籌已經把藥粉帶來一面說話一面用藥粉向椅子底下地上紛紛細灑輕重疾徐彷彿像畫神像的一樣沒有多少時候

初起地下經灑上了藥粉便現出了一個人影子漸漸的由薄而厚由低而高由扁而圓由短而長完全由空虛的化爲實在的睡在地下的不是柏田三郎是誰呢就是口裏沒有呼吸指上少了一顆貓兒眼戒指菊子對他公婆說道三個月之後媳婦有把握能夠使他恢復原狀不過像做了一個長點的夢我的哥哥雖然不好還要請求公婆赦了他保全他的名譽說著仍以化學作用把他哥哥解了太郎簡直如夢方醒見柏田居然睡在地下曉得他妹子的化學功夫確實比自己要高過幾倍一時佩服的心同愧悔的心一齊發現也不到妹夫柏田三郎肉體跟前去懺悔便走到他平時擺藥物的架前取了一瓶藥水送到鼻邊一嗅砰的一聲倒在地下竟自死了

菊子看見他哥哥倒了下去趕忙過去用藥粉向他哥哥鼻孔裏一彈太郎便活了轉來他婆婆問道爲甚麼你的藥粉能夠把你哥哥救了轉來你的丈夫爲甚麼說要到三個月之後呢菊子答道我哥哥的屍體未化所以救轉來很是容易三郎屍體已被我哥哥化了我的化學功用有時間的關係請你們兩位老人家暫時忍耐三個月看媳婦還你一個生龍活虎的好兒子



小智囊

范菊高

輕氣之速度•一秒鐘走一英里•火車之速度•一點鐘走一百英里•

羅素先生云•懂恩斯坦之學說者•全世界中•不滿二十人•恩氏爲德人•反對牛頓者也•

英國小說家法哈白爾(Fahable)•喜用精美之複寫紙而作文•七八年來•所費不貲•嘗語人云•常有千元之譜•

支加哥•多小說雜誌•而閱者之程度綦淺•有玫瑰雜誌者•(The Rose)多有功世道之作•每期之銷數•乃不過千餘•亦大可惘已•

北美洲西印度地方•有島名金銀•(Treasure Island)



母愛

戴夢鷗

他的病魔正在那裏和死神交戰他是病正是在最危險的地步他的面龐瘦得全不像個人一雙顴骨凸出得很高兩隻眼睛陷進得很深嘴唇上連一絲血色都沒有可是面上的燥火却紅得利害他已昏昏沉沉的三天沒有進食不但是沒有進食就是滴水都沒有入口在他病榻面前圍滿了五六個醫生有的搖頭微嘆有的望着他發怔他們已把各人平生的技術都用出來可是總想不出怎樣可戰勝死神他們都是焦思着屋子裏靜得連呼吸聲都覺得很大窗外藥爐上的水沸聲又兀是鬧個不休越顯得他的病症的危險可怕他的母親尤是焦急萬分噙着一包熱淚不住的望着伊愛子輕輕的走到病榻前俯身下去瞧他可憐伊自己原也有病在身可是伊爲了伊愛子的病竟把自己的病都忘了伊已三夜不曾合眼過眼皮腫得很高也不知是不睡腫的還是傷心腫的伊只有他一個愛子伊的丈夫已在十年前故世了只遺下這一塊肉伊守寡十年靠着十個指頭賺了錢來養他備嘗了世上的艱苦才把他養大成人居然使他能在社會上做點事自食其力了伊是極愛他的伊

的心中只有他一個愛子所以除了他愛子隨便甚麼都可犧牲可憐伊爲了他竟積勞成了個不易醫治的病但是伊仍是照樣的做去希望他成家立業不料他忽然病了病症又十分危險伊百般的服侍看護可是他的病竟一天重一天伊也曾天天的求神拜佛祝他病好伊也曾拼當衣衫爲他求醫伊一天到晚的望他好起來伊竟對天立誓說寧願自己死了代伊的愛子受過

他的病在最危險時朦朧中只聽得耳際有顫動的呼吸聲又覺得頭頂上有隻手在那裏撫摩他的頭髮又覺得有人和他接了個吻輕輕的拍拍他的身子突然有一滴水滴到他臉上他微微的張開眼睛看了看只見枕頭邊有個人伏着也看不見是誰他慢慢的伸手過去却摸着枕頭上濕了倒有一大灘水他覺得眼前一黑又是昏昏沉沉的睡去了

他的病總算賴天的保佑竟戰勝了死神了他母親知道他的病已不危險了也安了一大半心但是伊總還是擔憂伊急望他全愈伊仍是不懈的看護他不幾時他的病竟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不是他是病魔却加到他母親的身上了他母親本來已是有病之身再加上伊愛子的一場大病又是擔心又是積勞所以等伊愛子病好了不久伊又接連的病起來伊的病狀尤是兇險萬分一天到晚竟沒有一刻兒聰得着終日的哼呼喊

叫實是危險極了但是伊對伊愛子却說我的病是不妨事的過一二天自然就好了你病才好不可過勞我的病不用得你來照顧我自己能服侍自己不用你擔心的依我看來醫生也不必去接這點點小病痛也直得花多錢嗎就是你自己也不必老守在家裏外面也好去遊散遊散不過這幾天天冷你衣服却要多着些啊伊雖是病很利害伊却不肯對愛子直說免得他心憂還要色色都管周到眞是愛子之心無微不至了可是他呢眞是全無良心的自己病一好也就不管他母親的病了總算還聽他母親的話醫生也不請終日到晚老毛病發作花天酒地的索興連回也不回去了老實說他的心中那裏有他母親一個人可憐他母親的病愈積愈重竟一病不起了在伊臨終時伊的愛子正在那裏逐色徵歌可憐伊還盼望伊兒子歸來見一見面直等到氣絕了身冷了還沒有瞑目

▼小說鱗爪談　（羽白）

讀紅樓夢之一得

紅樓夢必非全係空中樓閣。本書曾點出一極重要人物之眞姓名。觀者多忽之。考據家亦無按此線索加以尋繹者。竊不敏願就所見以與海內紅學家商榷之。按大觀園落成寶玉試題名一回。有云。此園的佈置點綴。皆出之於當代胡老名公之手。胡老名公字山子野。言之一若鄭重其詞者。夫清代名人之以三字爲號者。祇山左傅眉字靑主。號公之佗。傳胡同音。公之佗與山子野雖若極不相蒙。然亦有關合處。非若詹光之爲沾光。單聘人之爲善騙人。隨手拈來者可比也。此事未經人道過。似於考據家不無裨益。



四面的面孔

張碧梧

胡寄塵君做了一篇「難看的面孔」刊在「半月」上面周瘦鵑君也做了一篇附刊在後面接着嚴芙孫君又做了一篇「好看的面孔」專形容人的面孔怎樣好看後來胡君又做了一篇「奇怪的面孔」却是描寫一個人的面孔當初委實難看現在却又覺得好看了如今我這一篇「四面的面孔」意思和他們不同是說一個人的面孔不必分當初和現在在頃刻之間就能忽而好看忽而難看好似有神祕的化裝法一般這種面孔較之胡君所做的「奇怪的面孔」不是更加奇怪了麼

▼一▲

李澄之的交際手段委實厲害熟識的人着實不在少數偏又多是當地有名的紳商你來我往打得十分火熱不看他們平時來往的熱鬧且看澄之過生辰那一天的排場前若干天他就大發請帖凡是有一面之緣的都送去一份還怕有遺漏再在報紙上登個短知的啓事上面雖說是『鄙人生辰概不收禮』其實這正是他催人送禮的通告那許多人因爲往常

自家有些小事他都是鄭重將事送的禮物雖非但親自趕來磕頭禮拜其情卻很可感如今他過生辰怎能不還報他說不得祇好多破費些送份重重的人情去於是他收下的禮物眞個不少心裏十分歡喜暗自稱許道拍馬屁的效用畢竟是大這不都是我平日會拍馬屁的成績麼到了正日這天來拜壽的人自然也很多他一早便衣冠齊整含着滿臉的笑容站在堂中態度十分莊重一聽門外報有客到就連忙迎出來抱拳帶笑將客人接到壽堂裏行禮當這行禮的時候他還有個分別遇着那些平常的人都是先等客人跪下他纔還禮倘若這位客人有些聲勢他就不等客人走上紅毡他早已搶前一步跪了下去一面還攔阻客人不許還禮這非但是反客爲主他簡直有如向那尊長行禮你道可笑不可笑呢他正在壽堂裏安排客人喫壽麪預先派出的探子忽急急忙忙飛奔進來向他說道縣長王大老爺快要到了他一聽這話立刻手忙腳亂起來一面吩咐用人將特備的茶點預備停當一面整了整衣冠又用手帕將鞋子拂拭了一回這纔飛步跑到門外抱拳鵠立迎接他心目中尊無二上的縣長那縣長似乎有意和他開頑笑一會還未見來但他卻不敢怠慢一些仍是這樣恭恭敬敬的站着又過了一會縣長的轎子纔到他舉動眞輕便剛見縣長走出轎門就連忙唱了個

肥啱嘴裏還嘰咕着不知說些甚麼又伸手扶着縣長跨出了轎門一同來到壽堂裏縣長本想鞠躬但他早已跪下去磕了一個頭縣長也祇好還禮但已被他攔住他又連說不敢接着他獻過茶請縣長在坑的上首坐上他坐在下首相陪放出非常和婉的聲音說道前天承縣長賜下許多珍品本不敢受領又想縣長必定看得起我纔肯賜禮我若不受反覺不識擡舉這纔再拜收下今天又蒙縣長不棄親自前來更令我感激萬狀縣長這一番深仁厚意我眞個無可圖報了縣長隨便回答了幾句又道今天天氣很好足見你的福分不小他道縣長說那裏話來我何嘗有這般大的福分不過沾着縣長的一些福光罷了說着眼望縣長微微一笑縣長又四下裏望了一望道拜壽的客人這般多諒必十分熱鬧他道縣長有所不知這些客人都是我的親戚故舊都是些未開過眼界的愚人他們聽說縣長今天要來纔趕到這裏瞻仰縣長的丰采所以與其說他們是來替我拜壽不如說是來瞻仰縣長的確切呢縣長聽他這般說不覺得笑了出來他以爲這一番話說得動聽縣長纔這樣高興就又接着說道假如縣長今天不來他們必也就不來了包管這裏是冷清清的呢談了一刻縣長要走他再三留着喫麪又說縣長倘不賞光未免叫我在這衆人面前大坍其臺了縣長無法祇好等着喫

了。一些。又聽了。他許多不倫不類。的恭維話。這纔。又起身。告辭。他一。直。送。到。門。外。搶着、扶、縣長上、了。轎。隨即。又。唱了。一個喏。再灣。着、腰。低着、頭站在門、旁恭。送那轎子。已走去。好、遠。他還。這樣、站着。未曾。曉、得。一個。用人。在。旁。說道。縣長。已。去。遠、了。他這。纔。慢慢的擡起頭。來。向外。望。了。一。望。自言自語道。果然。去。遠。了。怎麼。走得。這樣。快。呀。他就、昂昂然的。回。到。裏面去了。自從。縣長。來。到。直到。此。刻。他的。臉。上。都。露。着。一。種。形容不出的笑容。眞是。好看。呢。

▼二▲

他正。回。到。堂中。忽見。一。個。娘。姨。走。到。面。前。低低的說道。表老。爺。來了。他見。客堂裏。人。多。從後門。進。來的。現在。正在。樓。上。請老。爺。上。樓。去。呢。他聽。了。這話。楞了。一。楞。道。那個。表。老。爺。娘姨。道。就是。吳表。老。爺。他立。刻、縐。起眉頭。沈下。臉來。道。叫他。等。一。會。這時。我沒有工。夫。向他。說麼。話。說時。就回。轉。臉去。又帶。笑招呼。一。班。貴客。過了。好半天。貴客。已。陸。續。散去。剩下的都是。些普通客人。還。等候。喫。第二頓。他這纔。走上。樓。去。一見。了他那。位。吳。家表兄就。喝、問。道。你做甚麼來的。吳道。我特地。來。替老表。弟拜壽的。說着就跪了。下。去。他如同。未曾看見。理也。不理。還。道。誰要。你來。拜。壽。你縱。然。三年。不。走。上我的門。我。發誓也。不。牽記。你又。指着吳的。衣服。道。虧你。有。這。副。厚臉。衣服。破爛。到這樣。和街坊上。的。叫化子。一樣。還配稱甚麼。表老。爺。來替。我拜壽麼。你可是。存心。

來拼我的要麼吳低聲下氣道這個不敢方纔我已走到前門見客人很多所以就改從後門進來的他仍是恨恨的道後門口也有不少的車夫轎夫們聚着吃麪看見你這個模樣的人一直走上了樓自必奇怪倘若問起來曉得你正是我的親戚傳揚出去叫我拿甚麼臉去見人吳道我斗膽說句話這本是你的多心那一家無有窮親戚這有甚麼要緊呢他瞪了一眼道你們窮人自然不要甚麼面子我們有錢人最要緊的却正是這面子又道你特地趕來不過想喫一碗麪何妨過了今天再來我也可給碗麪你喫唉呀一個人窮了怎麼就這樣不漂亮呢他這一番話把這位吳表老爺說得閉口無言呆呆的坐着他又高聲道你既這樣不漂亮我也無有麪給你喫左右你說是來拜壽的如今你已拜過了壽可以趕快走出去罷莫在這裏丟面了吳央告道我本不為喫麪而來你給我喫也好不給我喫也好但我有件要緊的事須得向你商量他道甚麼事呢討件破棉襖還是討幾張米票子老實回答你這兩件東西我都無有吳道不是的我想這樣過下去終非了局不是凍死就得餓死想向你借幾個錢好去做個小本生意賺些微利過活他不等說完就冷笑一聲道你會做生意麼倘會做生意時也不致弄到這個地步了吳道當初原是我不好但如今已真實改過了請你給我一條自新

之路借給我幾個錢讓我做些生意重做了一個好人他連連搖手道我不願聽這些廢話總之我無有錢借給你請你向別處設法去罷吳道你我是自家親戚你還不能幫我個忙別人自然格外不肯了而且這是我頭一次向你開口你覺不肯答應麼他道我無有錢拿甚麼借給你呢吳道你莫這樣說今天你預備夠席供應那班貴客祇須省去一兩桌就可幫助我這窮人我的前途也就有一線希望了他這時已很不耐煩聽吳還是嚕囌不清止不住心頭火起臉色就分外難看又瞪大了眼睛向吳死命的釘了一下吳見了他這副難看的臉又見他眼光也十分凶惡就再也說不出話來

▼三▲

李澄之很崇重舊道德但同時對於新學術也十分拜服不過他見了那一種人就說那一種的話罷了他曾向一班守舊派的人鄭重說過中國眞是個古國這若干年以來雖不知換了多少朝代換了多少皇帝但到底還是個獨立國在地球上很有聲譽這個全靠着舊道德的維繫這舊道德的精義一時也解說不盡祇說幾件最大的事譬如君臣皇帝獨斷朝綱管理全國的事爲臣的都得服從他稍爲違拗一些便得嚴重治罪雖罰爲臣的死爲臣的也祇好去死所以古話說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生死是何等的大事還這樣的服從君命其餘的小事更可不必說

了。因爲。如此。國中的事。纔能。整齊。劃一。何嘗像今日各自爲政。總統。說一。一句話。簡直。有如耳邊風。這樣。國家。還能。統一。麼。這是。國事。丟開。不說。再說尊卑長幼之間名分。也。定得很嚴。祇許。尊長。管束小輩。卻不容小輩反抗。尊長。本來。位尊。年長的人。見識。閱歷。總比小輩。富。足。多。多。自然可以。管束他們。如今。卻不。然了。偏是年輕的人。好賣弄才。能。咒駡尊長。是老腐敗。不識時務。莫說。他們肯受尊長的管束。祇求。其。他們。不去管束尊長。那已。是。極便宜的事。了。還有。一件。最荒謬的。事。便是。男女問題。從前。這男女的界。限。眞有。如是。鴻溝。爲界。一些。不能。侵越。所以那些非禮的事。眞是。絕。無僅有。縱然。有一兩件也都是那。班。未。曾讀書不知禮義的鄉愚人家。鬧出來的。但如今。卻把這回事。當做無足重輕。還說是自由戀愛。是異性間應有的表現。呢。講到婚姻。更是無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祇須。我愛你你也愛我。便可定。奪。這樣。草率的。結婚。將來。自然。是大半。免不了。離婚的。至於。個人。立身。處世。也是。無所謂道德。倘有權利。可圖。便想出卑鄙的方法。務必鑽營到手。纔肯罷休。那裏還有廉恥之心。呢。他說。這番話。時。又裝出一。副嚴肅的面孔。叫這班人見了。不由得。不信他的話。是出自本心呢。有時。他又碰見了新派的人物就將以上的一番話。反轉來說。說舊。道德。怎樣。不適用。新學識。怎樣的。可取。也能說得天花亂墜。娓娓

動聽左右新舊兩派的人再也不會接近他這個小頑意兒也就再也不會戳穿了他又常說道如今的人都講究勞工神聖這是我所最贊成的本來既同爲人類便不應分出那些富貴貧賤的階級來做官的是人勞工也是人做官的拿精神和才智賺錢勞工是拿氣力和藝術賺錢這當中毫無一些分別呀偏是那班人妄自尊大將勞工看做和牛馬一般這眞是不平等無人道的事我自恨能力薄弱不能號召羣衆否則早就大聲疾呼喚醒那班人提高勞工的地位了如今好了講究這事的人一天多似一天眼看着勞工要出水火登於衽席之上了他說得慷慨激昂聲色俱厲這一副滿含着熱望神氣的面孔人人見了都得說一聲好看呢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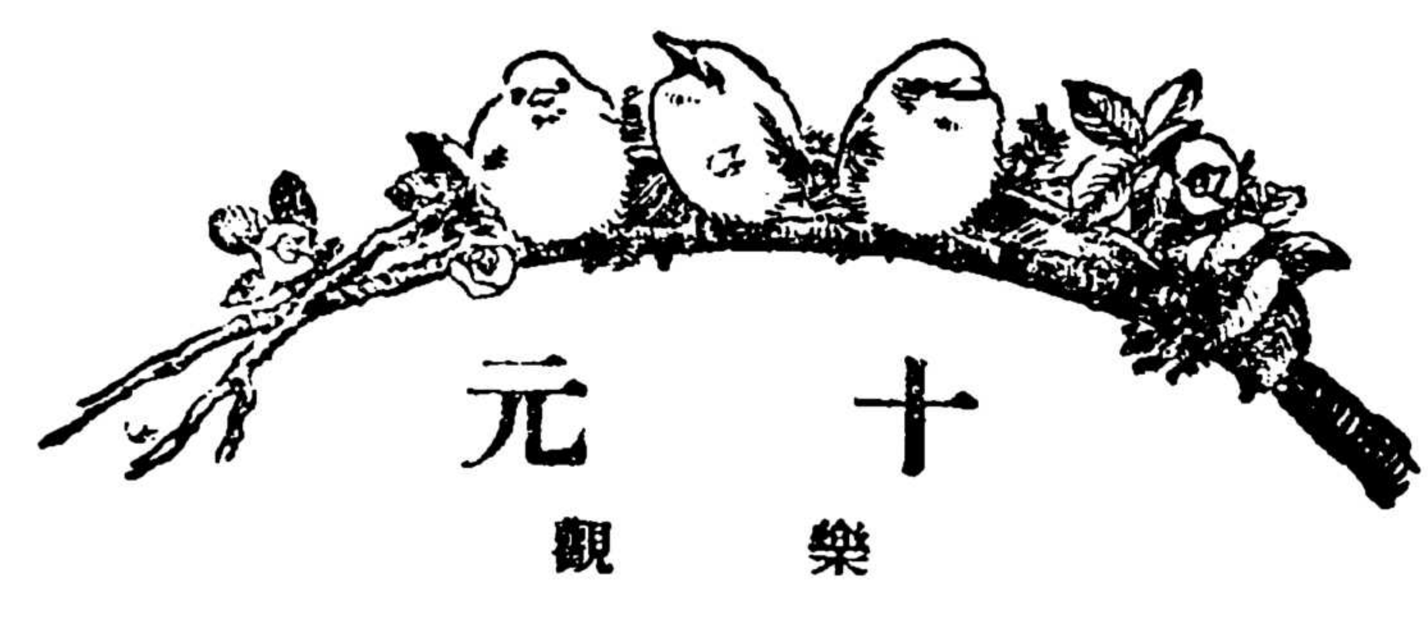
一天李澄之有個最要好的朋友特地請他去商議一件大事二人坐在一間房裏那朋友將那房門關上輕輕的向他說道如今有件發財的事祇是我無有本領去辦想到你的鬼計很多一張嘴又會說眞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一副面孔又有無窮的變化更能令人見了又是相信又是害怕你於是無論甚麼事就都能彀成功了他道閒話丟開你且說正文罷那朋友道我有個親戚如今是病死了但遺產着實豐富恰巧他家並無別人祇有孤兒寡婦我想安排一條妙計去賺伊想伊是女

流之弊必然易欺那時伊的財產騙到我的手裏我便可一生吃着不盡祇是用甚麼妙計去賺伊呢你替我想想看倘能成功我定和你平分就是了他聽了這番話很爲高興就道這種事乃是我平日做慣的不愁無有好主意那朋友道你先想定再說給我聽他當即籌劃起來那朋友又道這事倘能做成你我固能發一筆大財祇是欺負這孤兒寡婦心上似乎有些不忍罷他冷笑道在現在這種世界上若談甚麼道德講甚麼良心飯固然是無有得吃便連西北風怕也喝不到嘴呢那朋友道你旣這樣說就請你想主意罷他一面心裏想主意一面臉色也變了變成一種灰敗的臉色並似乎露出冷森森的鬼氣那朋友見了就問道你的臉孔何以忽然變得這樣難看他笑道老實說心裏打算着害人的事怎能還有好看的面孔呢後來他們商量好了定期行事他就告別出來坐黃包車回家這個車夫跑得眞慢他不耐煩就喝道快走呀再這樣慢我定無有車錢給你車夫道可憐我心想多賺幾個錢一家大小多喝一碗粥這半天就未曾停歇一會這兩條腿眞個跑得酸痛先生如無有要緊事何必這樣性急呢他聽車夫這般說越發動氣就拿手杖在車夫的背上打了兩下車夫不敢說甚麼祇低低的自言自語道我也未曾拿着被打的錢你爲何打我呢恰巧又被他聽見了他索性高高

舉起手杖重重的打了幾下車夫也忍耐不下回轉頭來正待發話但見他滿臉怒容有如惡神一般就嚇得不敢出聲用力拉車子向前跑去了

▼五▲

李澄之的面孔本有千奇百怪的變化以上所述的不過是最常見的然而也已有四種了我記得鏡花緣上說有個雙面國國人都有兩副面孔一副和藹可親一副兇惡可怕看書的人看到這裏都稱怪事李澄之竟然有四面的面孔不是更加奇怪了麼不過李澄之未必眞有這個人但像他有這四面的面孔的人卻必然不在少數祇須稍留些心在社會上觀察包管一天當中就能看見許多這樣的人呢



十元

樂觀

胡達。與愛時。黃立人三人都同在為善中學肄業。胡達是一個貧家子弟。但他也是一個用心于學業上的學生。經濟的壓迫。足以發起他的奮鬥向上的心。愛時是一個紈袴兒。他的品行也無甚大玼可尋。至若立人哩。他有三好。一性情好。二學業好。三面目好。以故同學的差不多都願意與他結交。有同學不快活的時候。他總要設法使他快活。若是同學鬧意見爭鬥的當兒。他總是和言悅色的調解。有許多天資不良的學生。同請假過多的學生。對于功課。或是不懂。或是沒聽他對於他們。總是清清楚楚的詳解。所以上自校長教員。以至學生校役。無不愛他敬他。愛時雖愛玩耍。但是還有眼珠。對于立人極力攀交。立人以他性情尚好。故未拒絕。這愛時。名字還是立人。以他不愛惜光陰。特地贈他的。胡達不愛交友。立人也曾與他談過幾次關于功課上的話。愛時以他是一個很用功的學生。對于他。他也是不落漠。但他總是淡淡的。

有一天是禮拜六。胡達接了他的父親一封信。信上寫的是

十元

達兒。見。字。來。函。索。款。十。元。以清。向。欠。膳。費。此區區。之數。在他人。籌之。固易。在余則。實難。劉氏。之二。十。元。向。借。以作、我。兒。學。費。用。者。今。彼。來。索。矣。上。禮。拜。中。余。曾。極。力。籌。得。八。元。以。付。彼。見。余。窘。狀。無。可。奈。何。怏。怏。而。行。行。時。謂。余。當。于。下。月。中。籌。清。付。彼。我兒。試。思。之。余。之。狀。況。何。如。耶。我。兒。可。向。校。長。或。學。監。處。婉。辭。請。其。略。俟。彼。有。學。之。人。嘗。憫。余。等。也。手此。即。詢。近。好。

父覆。

胡達。讀。了。信。忍。不。住。淚。往。下。流。黯。然。自。忖。道。我。知。他。的。窘。狀。他。還。不。知。道。我。的。窘。狀。我。曾。向。學。監。婉。辭。請。其。略。俟。數。次。現。在。教。我。如。何。再。說。哩。此。時。胡。達。雖。然。

二

傷心。但。也。不。敢。哭。怕。別。學。生。見。了。驚。異。即。忙。上。牀。上。睡。着。連。晚。飯。也。未。去。喫。就。在。牀。上。暗。暗。偷。哭。了。一。個。多。鐘。頭。

次日。為。禮。拜。日。全。校。學。生。十。分。之。八。出。去。了。立。人。同。一。個。同。學。拍。了。一。次。網。球。回。到。房。中。休。息。他。和。愛。時。同。室。剛。進。門。見。胡。達。于。愛。時。枕。下。拿。出。一。張。十。元。紙。幣。即。忙。退。去。幸。他。未。見。過。了。一。下。胡。達。走。出。來。舉。目。四。顧。似。有。恐。懼。樣。子。立。人。幸。又。未。為。所。見。但。知。道。他。已。將。那。十。元。紙。幣。帶。走。了。此。時。立。人。心。中。存。了。一。個。疑。問。他。不。是。一。個。很。好。的。學。生。嗎。他。為。什。麼。做。竊。賊。的。行。為。哩。看。他。眼。胞。紅。腫。想。是。哭。過。了。我。猜。他。偷。錢。定。與。他。哭。有。關。我。想。他。必。是。逼。迫。於。不。得。已。而。出。此。

下策。我不應該怪他。應該憫他。待愛時回來。我將我箱中八元與他。說我用了他兩元。以後再還他。我想也不妨事。

下一學期。立人轉別的師範學校去了。過了三年。立人畢業。應了一家中學之聘。又過了三年。立人病沒。遺下一個孤兒。名叙黃駿。纔四歲。立人的妻子徐氏。也很賢慧。無如立人雖爲中學校教員三年。餘錢甚微。他生平喜歡捐助。喜歡書籍。死後遺產最多者。亦爲書籍而已。徐氏悄然自思。彼已死矣。我倘無駿兒。我也隨他死去。我若死。駿兒如何哩。我即不死。駿兒教養之費。又從何出哩。想到這裏。淚透衣裳。魂若銷去。

立人死後三星期。徐氏得了一信。信之外。並附以三千元匯票。寄信人自謂爲立人之友。聞其死耗。頗爲傷感。唯向欠立人三千元之款。今茲奉還云云。徐氏讀了信。心裏很疑惑。這筆借款。我夫生前如何不同我說哩。想是我夫幫助那人的。不是借給他的。那人感恩。故此寄還。可喜有了這筆款子。駿兒的教養費無憂了。此後駿兒由高小畢業。亦進爲善中學。得了一個好友。名教胡希黃。是一個很好的學生。有一天。希黃同駿兒閒談。希黃問駿兒道。你曉得我命名希黃的意思嗎。我的父親從前也在這裏讀書。他有一個朋友。名教黃立人。學問性情。在全校中算最好的。他將我起着這個名字。是有教我希他的意思。駿兒

道黃立人嗎他即是我的父親希黃道他是你的父親嗎我們倆還是世交哩等到禮拜六我介紹你與我父親相見你願意嗎駿兒點頭

禮拜六到了希黃和駿兒到他的家中介紹與他父胡達相見了胡達見駿兒面目態度彷彿立人當年不由生了傷感的心黯然思量道像立人這樣的人造化竟教他早死了可喜尚有佳兒造化還不十分玩人哩當即留駿兒用飯

飯後胡達和希駿二人閒談胡達歎了一聲道我有一件秘密事說起來很慚愧但我不能不對你們倆說當我在爲善中學的時候我家裏很窮有一學期我欠了校中十元膳費有許多日子有一天我接了我父親的一封信我很歡喜以爲他一定將錢寄來了不料使我大失望滿紙無非沒錢的話你們想我那時傷心何如呢我當晚在牀上偸哭了一個多鐘頭第二天是禮拜日我房裏同學都出去了我一人獨處很悶走到一個同學吳愛時君屋裏借小說看這時吳君早已出去他屋裏一人都沒有我知道他喜歡睡在牀上看小說即在他的牀上搜尋不意於他的枕下翻出一張十元紙幣來我彼時竊心陡起四顧無人便將他拿下唉我即在那一念之間把固有的高潔拋棄事後思量愧悔無地然你們應當知道這是環境逼我的

談到這裏便望了希駿二人一望見他二人側耳傾

聽四目射出驚奇的光來便又接續道但當日吳君並未發覺我心裏很疑惑次日清晨我在校內操場散步心內撲通撲通的跳恐怕那偸錢的事發覺這時立人君來約我到校外散步我同他一齊走去他道一個人常在不得已情形之下便做出不得已的事來把固有的操守改變了甚至於把固有的名譽喪失了這是可憐的啊我聽了這些話覺着刺心低着頭也不回答他忽然歎了一聲道我很可憐你我聽了就是一怔他道你的祕密我已瞧着了我是無意瞧着的愛時的錢我已替你還上我想你必是出於不得已而爲的我那時無可隱瞞便盡情傾述他聽了爲我欷歔不置我當時感激他到二十分後來我倆便成了好友待到下一學期立人轉學去了過了兩年我也畢業了我在社會上鬼混了許多年現在居然富有距今十年前有一天忽然得了立人死耗大爲悲慟駿兒聽到這裏神色黯然胡達向着他又道我那時即寄三千元與你母作爲你的教養費也是報你父從前待我之恩駿兒聽他說完猝然起立道那三千元原來即是伯父寄的

笑林

邨

某君略識之無●自誇能詩●一日、以其所作數首●請評於某名士●名士閱竟●徐徐言曰●君誠多才多能者●試觀君欲作惡劣之詩●竟能惡劣至此●

某君詢於一老於航海之舟子曰●汝祖汝父●死於何處●舟子曰●吾祖吾父●均死於海●某君曰●然則汝何以不知儆惕●尚業此航海生涯●舟子曰●試問君之父祖●死於何處●某君曰●吾祖吾父均死於牀上●舟子曰●然則君亦何不自知儆懼●猶每夜睡於牀上耶●

伊的心中

陳敏生

本城裏許多自命慈善家爲了救濟戰地的難民就好像很熱心的聯絡紳士們發起。一個賑濟游藝會借到一個很有名很大的花園作爲會場就分頭辦事也有在園裏裝飾佈置的也有在外面招致各種藝術家的不到一星期功夫籌備就緒擇定一個日期開幕因爲看慈善家的面子和紳士們的勢力入場劵居然消去了不少所以開幕的一天男女來賓如潮水般的湧進會場着實來得很多偌大一個花園幾乎擠得沒有立足之地

一個演魔術的臺上演完了一套怪異世界之後來賓很命的拍手表示歡迎忽然臺上的職員掛出一張牌子寫着休息一刻鐘正在這個當裏忽見來賓中有一個年輕的女郎就是「伊」奔到臺上在臺前一立向臺下來賓鞠了一個躬微微的一笑開口說道代難民請命抱多多益善的意思特地發起這特別臨時募捐誰願在這時解囊捐助最多數的伊可酬謝他一個接吻等着伊說完來賓就紛紛的一陣拍掌座中就有一個少年是伊的鄰居做醫生的名字喚「眞愛」和伊認識有

伊的心中

好幾年了花前月下也會情語緜緜早已兩心相印只還沒有正式的訂婚還只好算好朋友罷了現在看見伊很熱力的出力就立起來舉起手喊道「五元」又有一個少年是演唱戲劇的名叫「情欲」和伊也有一面之識也立起來喊着道「五元半」大衆瞧着兩個少年好像鬬了似的鬧着區區之數都向他們笑但是他們倆依舊像拍賣似的一角一角的加增上去加到了二十元之數忽然旁裏一個中年大富豪名叫「豐富」的伸起手來喚道「四十元」眞愛見多了敵手就喊道「五十元」情欲也喊道「六十元」豐富見了不在意似的喊道「一百元」眞愛見力量不配和他們鬥了就坐了但是

情欲和豐富慢慢兒的加到了一千元被豐富佔了勝着見沒有傍人和他爭了對臺上的女郎望了一望伊點了一個頭豐富喜出望外三脚兩步的走上臺去就想和美人接吻不料伊把他推開說道且慢請先交付捐款他就如數把一疊鈔票交給伊伊隨手交代了會中的職員他想可以接吻了再走向伊面前伊又推開笑嘻嘻的把一盒精美的糖菓放在他手中豐富莫名其妙只得接了向盒子上面一瞧寫着一行小字道「一個糖菓的接吻」回頭看見伊已經下臺去了他想平空丟了一千元又受人的恥笑氣得幾乎發昏但是座中來賓見了莫不哈哈大笑覺得這幕趣劇格外新奇有趣咧

「輕年」「美麗」「尙德」是伊的三個要好同伴差不多一天到晚形影不離的

伊自從在遊藝會中發明糖菓接吻的特別募捐法幾種日報都將這件事當作趣聞般的登載出來所以公衆不住的把伊芳名時時談着

伊的好友「眞愛」依舊天天到伊家裏探望伊並且贊美伊別出心裁的募捐法伊說道做人只要做到盡力就是只因爲一輩大富豪一毛不拔惜錢如命那天隨景智生才得一破富豪的客囊雖然數目不大也得使傍人一快他道到後來才明白你的深意令人可敬

唱戲的情欲本來想和伊親近一向沒有進身之階恰巧前天有這麽一回事所以在會場借此和伊交談便常常來探訪伊知道伊能操批也娜很好的有時也帶了一支維啞林來和伊同彈合唱

在「情欲」未來之前伊的芳心中只有對於「眞愛」可以發出惟一的眞愛情的但是現在瞧見了情欲人品漂亮舉止活潑又能陪伊彈弄音樂二人比較下來自然情欲是高出幾倍伊遂慢慢兒的把一顆芳心轉移到情欲身上對了眞愛不像從前的親密彷彿寒暑表上的度數到了秋冬天氣一度度的降下情欲常常的請伊出去看戲或者到大俱樂部裏去再和伊攜手跳舞大衆瞧見伊輕年盈盈容華美麗他們的視綫都注在伊身上伊也抱了及時

行樂的宗旨凡是社會中繁華的交際場所都常見伊的芳蹤

伊見了伊的女伴「尙德」好像厭惡似的就從此脫離了伊的女儔「天良」不忍瞧伊走到邪路上去把好言來勸醒伊伊正當情欲的關頭怎能聽得進金玉之言

眞愛的母親性很仁愛誠實的從前和伊十分親密如一家人的但是到了現在伊瞧見了覺得神氣太古舊逐放出冷淡的樣子來好像不配和伊往來對了誠實的親戚鄰人們也假意的敷衍他們就說好好一個姑娘受了環境的引誘性情大變再不回頭等到墮落之後恐怕沒有好的親友們去近伊了但是伊毫不覺悟

伊的意思以爲到此地位伊的芳名尙在交際界的一部份非推廣不可就常常同情欲談起表示伊的意見恰巧一個著名的大戲院正在物色一位女優要面貌美年齡輕舞蹈熟歌唱精必須件件都佔優等方可應聘伊好像天造地設的恰都有資格就央求情欲介紹進去經舞臺主任的考驗居然及格伊就在那戲院裏唱戲了大衆曉得伊肯現身色相都來爭先恐後的定座位戲報上面也竭力的鼓吹稱伊做劇界大明星稱贊得芳名大譟遠近皆知再有一輩富家子弟和戲迷們都來成羣結黨的捧伊「豐富」心中別有宗旨更是與高彩烈的天天來看

伊的戲

伊做了名伶自然起居闊綽了食必珍饌衣必錦繡逢着舞臺排練新戲的時候常常過時脫班編戲主任不免責伊了幾句伊就搭出十二分的架子回說道做了大明星難道再要受你們的指揮干涉麼戲院主人全把伊當作臺柱子營業十分發達倘然決裂豈非營業一方面要受損失所以不能不忍氣吞聲的恭維伊

豐富知道伊現在的人格不及從前的高貴了記念着糖菓接吻的一回事此番一定要達到香脣的接吻便辦了許多美麗的衣飾送給伊試探一下伊當此正要公衆們的高捧再要把劇界明星的資格做交際界的明星凡是贈送物品給伊或者請伊到宴會遊樂的地方去伊抱着來者不拒的大宗旨都好意的承領豐富見大好機會來了便用出全副本領不久一步步的做了入幕之賓有志者竟成果然和伊香脣的接吻從此他把伊當作他的外室一般的看待

光陰過得很快不消幾年伊的容貌也慢慢兒的變化了攬鏡一照伊自己瞧着不如從前容光煥發現在面上隱隱現出縐紋便命服侍的女傭把幾種香粉放在粧臺上伊拿來加倍的塗抹上去但是勞而無效因爲伊在快樂世界中摧殘過度到底不能回復伊從前的丰采了伊的同伴「經年」和「美麗」也

就掉首不顧而去

豐富依舊在外面天天盡他獵豔的職務探尋美貌失德的女郎供給他的摧殘有一天逢見一個妖豔的女郎名喚「無德」的原是一個很著名的私娼知道豐富很有錢便施出全副迷人的本領來勾引他居然他入了彀欲博無德的歡心把很貴重的裝飾品送給無德他從此之後早已忘掉還有一個「伊」在那裏不去和伊會面了

伊在戲院裏因為容貌年華的衰老招致座客的魔力一落千丈戲院裏的主人便不再請伊現身紅氍毹上了

社會中的明星交際之花自有後出的美人來補缺

大衆看見伊失掉明星的資格也棄而不來捧伊了

伊自從在這虛僞的社會裏過生活伊原來的一輩高尚誠實的親友早巳個個疏遠絕跡伊想自己墮落到此地步有何面目去再見故人呢

天氣漸漸的冷了白雪一瓣瓣的飛下來加上北風大作伊挨了凍餓慢慢兒的走在雪地裏等到黃昏時候伊虛弱的嬌軀到底抵擋不住便跌倒在雪裏了也是伊命不該絕來了一個大救星

醫生眞愛和他誠實的母親他們母子倆正坐在燈下眞愛研究新出版的醫書他母親做絨線生活猛可裏同時聽見門外好像砉然一聲響他娘便掌了燈眞愛開出門去看瞧見約十步光景有個人跌倒

在雪裏走近一看却是一個女子急忙扶着伊進屋裏安置在坑床上倒了一杯勃蘭地酒輕輕注入伊口中他在這當裏瞧那女子面貌好生面熟想了一想莫不是「伊」嗎隔了幾分鐘伊醒了張開眼睛一瞧瞧見了眞愛露出詫異的面色眞愛說道姑娘不必多慮靜養一刻就會復原的伊說道你是誰你是：他接口道是的我是眞愛我娘也在這傍方纔一同把你扶進來的伊倦極合着眼睡去了

第二天伊對他說道我失足墮落自恨心志不堅想起從前悔之不及了承蒙你們母子倆依舊看得起我留住我眞是感激不盡但是我想還是一死乾淨免得再受人的指摘他回說道望你切不可過分消極人誰無過只要改過自新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宛如今日生你的遭際我都知道完全是被惡劣的環境所引誘不見怪的再有一層我對你的眞愛情始終未變所以到今日我尚未娶不知你的意思如何他娘也說道姑娘呀你向來和我們怪親熱的我們的家庭都在你心中只要你能夠覺悟答應了就是伊回說道我刼後餘生仍蒙你們原諒看得起格外覺得慚愧無地了說罷伊的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哭個不住母子倆再說了許多好言才勸住伊

他們揀定一個星期日通告了親友們便在眞愛家中舉行結婚嘉禮

▼記盧毅安相人術

（羅•癭•公•）

胡汝麟•字石青•河南人•當梁任公長財政時•胡爲菸酒公賣局長•一日會於任公所•盧在焉•胡頗傲岸•盧私對人言•其人不久當入獄•友人笑曰•君憾其兀傲•乃詛之耶•盧笑曰•數不可逃•何訊之有•友曰•當在何時•盧曰•入獄度歲•友笑頷之•其時方十一月也•及十二月中•胡以河南福中公司煤礦事•爲督軍趙倜逮捕•送法庭•友憶前言•以告盧•謂君言驗矣•其獄可解否•盧曰•不能•其人雖極神通•有諸大力者營救之•然非俟一年後•獄不得解•胡之友既奔走營救•請某公使言諸元首•元首電趙倜釋之•趙不敢違•而河南法官持不可•至第三年正月杪•獄乃得解•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此章專寫魯理成得遇盧子卿方得赴日留學又順手把盧子卿的爲人借此一寫便有資助之意

第十章　學體育衆友助資　吃點心單身遇豔

話說魯理成同來福走到盧公館門口看那門面的勢派比楊公館還大知道是一個巨室來福將魯理成引進裏面一間書房教坐着等候來福自進內通報去了魯理成坐不一會祇見那個騎騾的少年風神瀟灑的走了進來魯理成忙起身立了一個正這少年便是來福口中所說不樂仕進在家安享的盧子卿當下盧子卿見魯理成起身行禮略把頭點了兩點自己先就椅子坐下來才指着一把椅子讓魯理成坐問了魯理成的姓名說道我看你很像是學校裏的學生模樣怎麼弄得在這裏賣藝糊口呢魯理成便將自己的身世從頭說了一遍盧子卿聽完嘆道可惜可惜你此刻仍想進學校讀書嗎魯理成道我原打算就討來的錢多積聚幾文做去上海讀書的盤費

欲就討飯所得而進學校談何容易●可謂遭際無常●衣之食之●是古俠士好客之風●就案上陳列的書籍●點出盧子卿的爲人●

奈近日討的不多僅夠飯食一文也沒得積聚盧子卿點頭道你到上海就有學堂可進嗎魯理成道學堂是有的不過能考的進考不進這就看我自己讀書的緣法何如此時還說不定盧子卿絕不躊躇的說道你且在舍間暫住些時我設法送你進學堂讀書我這裏甚麼書都有你儘管拿着讀不要把時間荒廢了魯理成萬想不到有這般遭際一時幾乎疑是做夢不知要怎生回答盧子卿當將來福叫到跟前吩咐了幾句招待魯理成的話又叮嚀魯理成不要存心客氣即進裏面去了過了幾日盧子卿教裁縫做了衣服給魯理成更換魯理成見書案上陳列的都是些新民叢報黃帝魂警世鐘一類灌輸民族思想的書以前在學堂不曾寓過目的拿着翻閱了一遍青年簡單頭腦就不因不由的改變了心裏才明白盧子卿是個主張革命的人物所以不肯做官却喜和一班武官往來魯理成在盧家住了兩個多月這日盧子卿忽走進書房問魯理成道你願意去東洋留學麼魯理成道祗要能去那有不願意的盧子卿笑道不能去我也不問你了現在有一個機會你願意就可一同去國家資送學生出東

可見留學生排擠之風甚盛•

一月二十元•照現在日本的生活程度•是不彀了•

盧子卿是一個愛國者•

至此再將魯理成性情學問一點醒•

洋留學上月南京考取了一批就在這幾日動身我因你的年齡程度都不合式又是江西的籍貫不便教你去投考就是勉強夤緣補了官費恐怕將來受人排擠反為不好我打聽過在日本留學的費用節省些兒一月有二十元足夠這一點點經費我還擔負得起你到東洋用功求學兩三年仍是一般的可以補取官費魯理成心裏十分不安道先生如此的栽培我我將來把甚麼報答先生呢盧子卿大笑道這算得了甚麼我不過盡我個人的力量替國家培養元氣你將來能為國家出力便是報答我了你要知道現在的國家不是誰獨有的我們人人都有分而你這般年齡的青年責任更比人重自重自愛與自驕自滿不同你的前程很大不可妄自菲薄魯理成聽了盧子卿一番勉勵的話自是感激不幾日便跟着十幾個官費生動身到東京來留學盧子卿每半年郵寄百二十元給魯理成做學費那十幾個同行的官費生見魯理成性情豪邁中學也有些根底又會武藝更是苦心求學倒都欽敬他在東京一同進了宏文學院才讀到第三個學期這日魯理成接了盧子卿一封信並一百二十塊錢信是

從上海寄的信中說有重要的事去廣東事成必相見很快如不成則希望魯理成能繼續其志努力做去信中雖不曾明言去廣東做的甚麼事然魯理成知道是去廣東發難接了這個信心中自是十分罣念不多幾日日本報紙上即登載了革命黨人攻擊廣州總督衙門失敗的事殉難的七十餘人把個魯理成急得傷心痛哭祇是那時心裏還希望盧子卿不在七十餘人之內後來徵實確已死了就決心犧牲自己的學業要繼續盧子卿的志願心想宏文學院的普通科學就學成了也不能拿到革命事業上去用要研究革命用得着的祇有學陸軍但日本的陸軍非由清政府專送的不能進去和陸軍學校類似的祇有體育學校在體育學校也能得相當的軍事知識並且革命的事業第一是自己的體質堅強柔術劍術馬術都得知道些兒進體育學校是極相宜的魯理成的宗旨已定即獨自到大森體育學校報名大森的下宿屋比東京便宜一月並學費有十二三元足夠生活然盧子卿既死每月二十元的津貼費當然截止了魯理成家中又不能有錢寄來這一月十二三元的生活費却從何處取辦

歸結盧子卿。

原來是黃花崗中人物。魯理成何幸得此友。

從前很有許多革命家。都願意學陸軍。

失了接濟。

從前的留學生。尚有這種共同扶持之法。今恐并此而無之。

輕輕巧巧。被革命軍推翻了。文筆亦覺得輕輕巧巧。

魯理成之所以不能補官費。就開出下文一段事迹來。

呢他初進體育學校的時候就是同來東京的十幾個官費生因他向學的意志堅強的若半途廢學可惜議定了每人每月幫助他一元半年之後他譯了幾種研究體育專書賣給上海書坊裏得了些兒潤筆他於是辭了同學的津貼一部書譯成可供好幾月的用度辛亥年他在體育學校還不曾畢業清政府已經輕輕巧巧的被革命軍推翻了他不想趕現成就懶得歸國因他見清政府已經推翻用不着再作革命的準備了便又改進了中央大學研究政治經濟這時他原可以夤緣補一名公費夤緣的手續也不煩難祇要在他本省的省教育廳裏遞一張呈文呈明履歷再到他本省特派的留學生經理員那裏報一個名繳納一張照片即可補得不過這種辦法祇有民國元年有魯理成這樣資格的能行元年以後一則因資送的太多一則省庫都被各大偉人烈士搜刮乾淨了已補的尚須酌量裁減未補的自不能望補了但魯理成何以坐在東京却不去夤緣呢說起來倒有一個笑話在內原來魯理成年輕生得很漂亮加以研究體育筋肉異常發達在留學中儀容算是極俊偉的了他雖不是個風流放

因生理上關係•不能不和女人接近•說來也是輕輕巧巧•孰能忘情•這是個風流孽債•

誕的人物然就他小時候的行逕看來便可知他不是個拘泥小節的人祇苦於自知道人事以來全是依人生活手邊不曾有過寬餘的錢當盧子卿未死的時候每月二十塊錢一切節省着用度尙可羨餘三五元出來有時因生理上的關係不能不和女人接近一月總可有一二度的能力及至靠十多個友人的接濟便是除學膳費外毫無餘資了後來譯了幾部書手邊略略活動了些兒又脫離了大森那種荒僻之地移住東京每逢禮拜六禮拜日出外閑游遇了可觀的女人自不免有些色授魂與這日正是禮拜他獨自一個到會芳樓想吃些中國點心才把點心的名色向下女說了下女答應着退出房後偶一擡頭見對面玻璃窗角上露出半邊又白又嫩的臉來那半邊臉上的一隻俏眼正對準自己的臉望着魯理成起初尙不在意以爲是一個少年生得美的男子聽得這邊說話張看是不是認識的人也懶得回眼去望他自低頭看菜單上還有甚麼可吃的點心沒有看了一會又看出一樣點心來從身邊摸出鉛筆打算尋點紙寫了教下女拿去免得和下女說不明白才一擡頭找紙祇見那窗角上

東鄰處子。窺臣者三年。留東外史上大半先是女子引誘男子。就害在這個衝動。此刻方是魯理成想看他們了。

又加了半邊雪白一般的臉那一隻水銀也似的眼睛也是瞬也不瞬的朝自己望着魯理成這才注意起來認眞回看了幾眼那裏是生得美的少年男子呢竟是兩個如花似玉的中國女學生魯理成儘管回看他們他二人不但不知道害羞並且看出了神似的越看越下死勁的釘住把個魯理成都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借着看壁上掛的字畫緩緩將視線移開祇是視線雖然移開到字畫上去了心思却仍是注定在玻璃窗角上不一會又忍不住將視線緩緩的移回窗角上來作怪魯理成的視線儘管移動他二人倒像是看西洋鏡的全不肯放鬆半點並都帶着笑容魯理成見了這種情形心裏就禁不住有些衝動剛才立起身走過去通個殷勤喳的一聲房門響下女送點心進來了一轉眼間再看那窗角窗簾布已放了下來兩半邊芙蓉嬌面都不見了魯理成心裏不捨祇等下女退去即跑到窗跟前隔玻璃朝那邊房裏望去奈窗簾布是懸在那邊的在這邊撩撥不開一點也瞧不見就在窗下立了一會以為二人又要來看的祇是點心都等的冷了仍不見二人再露出半面來祇好退回原位胡亂

干卿底事。

鵠候。

到底年輕者尙知害羞。

不知害臊的證之。

日之練。

把冷點心吃了也不再要按鈴叫下女來回賬順手指着隔壁房間下女道那房裏有多少人吃料理下女道祇有兩個穿中國衣服的女人魯理成道會說日本話嗎下女搖頭道有一個略知道說幾句魯理成道巳吃過去了麼下女道剛回了賬差不多要走了魯理成便不再問給了下女的錢怱怱忙忙跑出會芳樓立在對面一個商店的房簷下等候沒一刻工夫祇見兩個新式裝束的女子都梳着東洋女學生髮結穿着高底尖皮鞋一前一後的走下扶梯立在賬臺跟前和那管賬的談話魯理成估量那走前面略肥胖些兒的年齡約有二十四五歲後面那個苗條些兒的不過十八九歲眞是燕瘦環肥各盡其妙肥胖些兒的和管賬的談話背朝着街上那苗條些兒的面朝外立着一眼就瞧見了魯理成這時却露出些害羞的樣子眼波兒一動兩臉就紅了忙把頭低下去似乎遞了個暗號給那肥胖些兒的登時回過臉兒來向兩邊望了一眼視線才到魯理成身上這個就老練點兒全不知道害臊望着魯理成笑了一笑仍轉臉與賬房談了幾句那賬房連連點頭二人即攜手走了出來向九段這方面低

弔膀子•釘梢•都是中國新體的名詞•

似乎故意說給傍人聽•

已經笑了兩次了•

魯理成到底面嫩•

頭細語的行走魯理成在日本雖會嫖過但嫖的是日本女郎這種弔膀子釘梢的勾當却不會幹過第一次這時爲一念色慾所衝動一切都不知道顧忌了見二人向九段方面走兩脚毫不遲疑的提起來就趕上去二人並不回頭魯理成趕到切近便聽得肥胖些兒的向苗條些兒的說道這時候還早我們何不去靖國神社玩玩呢橫豎回家也是閑着無事苗條些兒的點頭答道好可是好不過我想先到勸工場買幾樣東西再去靖國神社免得回頭又忘記了肥胖些兒的道你要買甚麼東西呢勸工場裏彎彎曲曲的轉得人一雙脚生痛從勸工場出來那裏還有精神去游靖國神社咧看你要買甚麼東西回頭來買我包你不會忘記苗條些兒的低聲說了兩句魯理成沒聽出說的什麼肥胖些兒的旋走旋掉過臉又望着魯理成笑了一笑魯理成實在想趁這個機會緊走一步和二人搭話奈話沒說出口心裏早禁不住跳起來一時也想不出應說幾句甚麼話這一口勇氣還不曾鼓起那掉過來的臉兒又已回過去了失了這個機會在路上更沒有攀談的希望了行行復行行已到了九段勸工場的門

處處用笑字作關鍵。一連幾個笑字。綠下有神。

能開談。是吊膀子第一秘訣。

涎皮涎臉。方得進身。

首二人走進門。魯理成正待跟進去。忽見二人又笑嘻嘻的退出來。恰好與魯理成正面撞着。那苗條些兒的更笑得將臉躲在肥胖些兒的背後。魯理成忙退後讓開一步趁勢也笑着問道。二位怎麼進去又退出來呢。苗條些兒的祇笑得說話不出。魯理成以為在門裏發見了甚麼可笑的東西。所以笑得這樣。伸着脖子朝門裏一望。祇見一個二十多歲的日本商人。坐在門裏。並沒一些兒可發笑的東西。兩個女子也不答話走到東邊的大門。就進去了。魯理成擡頭見門框上面寫着入口兩個字。原來剛才走錯了。走到出口的門裏去了。幸得有這一錯。錯成了魯理成一個開談機會。兩個女子雖不會答話。然魯理成曾經向二人開了口。以後說話便容易了。膽力也無形的增加了許多。一進了勸工場。距離即不似在路上那般遠。緊跟在後面。二人看這樣貨物。魯理成也看這樣貨物。因聽得會芳樓的下女說。二人不會說日本話。正好借此獻些兒殷勤。二人拿這樣貨物看。魯理成即向那照管貨物的問價。還價。照管貨物的把三人看作是一道的。魯理成依着二人看的給錢。買了照管貨物的包裹起來。就交給兩個

肯答話•是第二重的進步•妹妹你接了罷•似有機帶雙敲之妙•柔荑一握•漸漸接近了•不是不讓你握•就

女子手裏兩個女子不肯接魯理成忙陪笑說道我專誠買了送給女士望女士賞臉收了不然日本人見了我太沒有面子肥胖些兒的笑答道誰教你買這個我們祇看看又不想買魯理成見他居然肯答話眞喜得要作獅子舞了來不及的湊攏去說道祇要女士賞臉接了用不着時再摜掉也沒要緊肥胖些兒的即向那苗條些兒的道妹妹你接了罷快走這裏面人多怕遇見熟人那女子眞個伸手接了勸工場裏照例人多擠擁禮拜日更甚魯理成那顧得怕遇見熟人巴不得人多好擠在一塊兒和兩個女子摩肩擦背的走愛女人誰也知道要愛年輕的這個年輕的又走後面魯理成靠緊了他的臂膊勸工場裏的光線本來不強加以人多無論怎麽挨着走是沒人注意的是這般靠着走不了幾步那女子的柔荑纖手偶然觸在魯理成的手上魯理成到了這時眞是色膽天來大一下就把那女子的手握住那女子也不掙脫任憑魯理成握了走到人稀的地方才想脫出來魯理成祇牢牢的握住不放那女子輕輕的掙了兩下沒掙開急得紅了臉小聲說道姨嫂嫂看見了難爲情魯理成這才把手鬆了

是被人看見了未免難爲情。

至此不愁沒有說話的機會了。

中間夾一段日本人的商業習慣。

也放低了聲音回問道尊寓在那裏。我能去尊寓請安麼那女子搖搖頭不做聲趕上一步牽了他姨嫂嫂的手走到賣角梳的地方拿了幾把角梳看魯理成正要問價年輕的女子巳拿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來交給照管貨物的口裏說着極清脆的日本話道這幾把都買了找錢給我魯理成聽他的日本話雖說得不十分流暢發音却甚準確並且是日本上等人家令孃的語法反覺得自己的日本話沒說得這般好聽那照管貨物的接了鈔票問還買旁的東西不買魯理成向二人說道這裏面的東西都有還價的照這紙條子上寫的價錢買了就上了當比較外面要貴三成以上依我不要在這裏買罷二人都道巳給過了錢上當也沒法了魯理成要獻殷勤連說不要緊日本人做生意不像內地的商人那怕交了錢祇要原貨現在沒有損壞儘可退貨還錢說着卽對照管貨物的說了幾句貨色不對請他將鈔票退出來的話硬把貨物退了收回鈔票日本人雖不願意但也說不出甚麼祇這們一來倒把兩個女子嚇的不敢看貨買貨了一路不停步的走了出來魯理成湊上去問道還是去靖國神社玩玩麼

遇着哥哥就倒霉。哥哥眞不堪回首。

此種想頭也確。

這一段。也是欲擒故縱之法。要是就此颺去。那可以不必有此一段筆墨

那個姨嫂嫂看了看手腕上的錶說道妹妹我們回去了罷不要在靖國神社前遇着你哥哥那才眞倒霉呢我也才見過這們樣的人也不知道避一些兒嫌疑那有這們涎皮涎臉的魯理成慌忙陪不是道女士儘管放心我離遠些兒就是了邊說邊挺胸向前走做出不與二個女子相干的樣子走了十來步回頭看二人還立在勸工場門首沒動也不是在那裏談話魯理成心想他們是好人家女子幹這種勾當自然要極秘密怕熟人撞見我剛才種種舉動也實在過於急色了些看他們的情形和不知道避一些兒嫌疑的話可見他們心裏是很願意和我要好不過要我做得機密些此時立在那裏不動必是教我先去靖國神社他們隨後就來的意思當下即橫過了電車道走上九段坂立在坂上看二人時祇見遠遠的來了一輛車二人已移步到停車的地方等着要上車的樣子魯理成一見這光景祇急得跺脚連說怎麼了待跑下九段坂跟上電車奈相離停車的所在太遠電車已飛也似的到了萬分來不及一轉眼見二人已上了電車魯理成光開兩眼望着電車的鈴子當當響了幾聲已開行了魯理

矣。

成忽然心生一計暗道我不如此如此的追上去不知魯理成如何追得上電車且俟

下章再寫

